



名家名笔

最是完璧闲话时

白庚胜(纳西族)

作学术考察。我的妻子除每日上班、接送女儿上学放学外，还要照顾我的岳父岳母，却毫无怨言，全身心促成我的学业。女儿从出生到小学四年级，我都几乎没有尽过为父的责任，但她依然很为我争气，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领奖专业户，还与影星陶红合作出演过电视连续剧《水困古城》。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我于1995年仲夏在国内被授予博士学位之日，她还缺席原定参加的北京市奥数比赛，而与母亲一道买鲜花向自己的父亲示贺。

繁重的工作、学习、生活一天天延续。正当我行将撰写学位论文前夕的一天，因已到退休年龄转而到地方大学任教的官田登先生把我喊进他的研究室，告知我这一消息：“我所去大学是私立的，所以，你就不随我而去了。不过，代替我继续你导师的是平山和彦先生，他十分优秀，是日本教育史上第一位民俗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我相信，你会在平山先生的指导下写好学位论文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到时，我会为你高兴，并再来看望你。”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官田先生并不知道我的论文将写什么，更没有见过论文原稿。而平山先生果然可亲可敬、学问高深，他赞赏我以民俗为重点探讨纳西族色彩文化的奥秘，只是认为所要的知识储备很广很深，还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定要慎而又慎。他还在我完成论文初稿后的1997年前来北京指导我修改、完善，安排好我按时毕业并进行答辩的大体时间。

当初，我之所以动念以《中国云南纳西族色彩文化探析》为毕业论文题目，一是因为我于大阪大学在小松和彦先生指导下研修日本学期间，曾拜读过官田登先生的大作《白山信仰》，并于后来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学博物馆小林忠雄先生的陪同下一度考察白山及其神灵信仰；二是我在国内的博士论文《东巴神话研究》就涉及宇宙白卵所生、世界万物黑白二元起源、五个方位取色黑白红绿黄、三界空间各标黑白黄、黑白战争、玉龙雪山及其三多信仰关乎的白色崇拜、纳西族自称“黑族”等一系列有趣的问题，且有不少已被我一破解。路既熟，车又轻，兴趣还浓，显然有助于我的运思与写作。

于是，论文很快写成，并请平山先生来华作了具体指导。尔后，我托一位回国探亲后返日的朋友帮我提前装订成文本，以便从容不迫地参加答辩。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当我于1997年3月底抵达筑波时，却从电话里得知那位朋友没能帮我将论文装订成册，原因是其中的4章不翼而飞。电话的另一头是一连串的“对不起”，还能听到一阵阵抽泣的声音。天呐！这离预定答辩时间仅剩一周，而那时我没有电脑、没有传真，邮件快递也来不及了。我只好与平山先生和佐野先生说明情况，探讨是否可以延期答辩，但他们都面有难色，称日程已定，学术振兴会将准时验收、结项我这5年的学习。

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我只好从那位朋友处要回残稿，紧急缩编成《纳西族民俗中的色彩研究》，并前去东京大学的一家装订会社装订文本，以备答辩文本。而丢失的部分则留待回国后再正式出版时加以补充、理顺，以作完璧。

回国之后，我的博士论文出版困难重重。当时，人文社会科学书籍没有资助就几乎没有出版的可能，而资助的来源与力度又不可与今天的环境同日而语。除有一次巧遇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一套丛书把我的《色彩与纳西族民俗》纳入其中之外，合璧版《纳西族色彩文化揭秘》的出版艰难让我不寒而栗。只有在2018年贵州省民族出版社胡廷夺社长兼总编来访之后，我才敢于“春风吹又生”，并列为我的夫人孙淑玲女士主编的50卷本《白庚胜文集》中的一本，纳入该社的“名家大家丛书”且忝列其首。虽然内中的不足显而易见，但作为对正在崛起的纳西学的建设、参与，亦作为对20多年前留日生活的记录、对国内外曾经关心、支持我在学业上进步、发展的领导、师友、亲人们的回谢，我欣然服膺于胡廷夺先生的安排，并在李江山先生的具体帮助下对全稿进行整合，使之重归一体、“破镜重圆”。相应地，对收入文集的《色彩与纳西族民俗》则作了一定的丰富与补充。其中的得失，我自知之，亦将有学界的公论。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其后的这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因是中、日两国联合培养的论文博士研究生，且每年才一个，日本国文部省为我提供了优厚的奖学金，足以支付衣食住行的费用，还略有剩余购买图书、

闲谈一束

西谚云：一个老人是一部书。中国有句老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刚刚度过98岁生日的滨老，确像一部书，内容厚重、文字严谨，旷达古今；而他如一宝，就让我从这两则短文说起吧。

去年中秋节前，我发微信问候漫画泰斗李滨声先生，担心他老人家能否看到。不想，迅接滨老回复，一张照片及一段文字。滨老写道：“近数年我共买过三本书：一是一个外国人写的老北京城墙的书。一是《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是昨天让李想给我买的这本书。”李想是滨老的孙女，“这本书”是我最近出版的诗集《失去》。由于疫情防控原因，滨老搬到顺义养老院后我还没能去拜望，老人家却关注着我，还从网上买了拙作。我羞愧、不安。赶紧将小诗《中秋寄滨老》呈上——

月圆时分念滨老，佳节问候可传时？不想复信惹我泪，滨老滨老就是好！今年又近中秋，恰逢看到全国漫画界100余漫画家每人画一幅滨老肖像，集集为他祝贺98岁寿辰，便兴冲冲地转发过去。顷刻便觉不妥，因有几位漫画作者根本没见过滨老，他们笔下的肖像不仅不像还多有丑化，老人家会不会生气啊？

接到滨老第一篇短文——久违，常见五人行
余贱降1925，今为九十八岁。非九非十，远方漫画界画了我不少漫画，并非吉兆。
引发自画漫画应如次：(见图)并题：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艺文丛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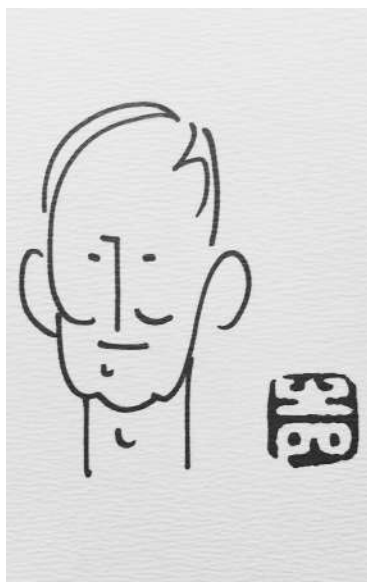
“中秋八月半”很快就到了，季羨林先生有美文《月是故乡明》，描写了家乡山东临清的月亮，可惜现在远在大洋彼岸，不能欣赏家乡的月亮了，但会经常怀念在中国过的各种节。中国人一年有很多节日。“节”的本意是时间段落，是指一个具体的时间，如节气、节令。它代表着年月日。现在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中秋节到了。

在中国，中秋节名目繁多：“月节”“月夕”，团圆节。《礼记·月令》上说：“仲秋之月养衰老，行廋中秋节粥饮食。”“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中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阳日损而随阴，阴日益而鸿，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毕藏，天地之功毕矣。”清夜无尘，夜色如银，皓月当空，银河斜挂。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今山东诸城）的中秋节，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是在这里度过的。中秋月圆之时，他喝完山东朋友给他预备的小酒，略带醉意，想起在济南的弟弟苏辙来。他无比惆怅，涌出了《水调歌头》。于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成为千古传诵之作。苏东坡经常在中秋怀念弟弟，《中秋月寄子由三首》之三：“舒子在汶上，闭门相对清。郑子向河朔，孤舟逐夜行。顿子虽咫尺，兀如在牢房。赵子寄书来，水调有餘声。悠悠四子心，共此千里明。明月不解老，良辰难合并。回顾坐上人，聚散如流萍。尝闻此宵月，万里同阴晴。天公自着意，此会那可轻。明年各相望，俯仰今古情。”苏轼唱着《水调歌头》，又想起他1082年在黄州创作的《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便欲乘风，翩然归去，何用骑鹤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和他的《艾子杂说》一样，这些诗词的字里行间也无不表露出受齐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出生于四川眉州的苏轼吸吮了齐文化的丰富想象，吟出的词作明显带有汪洋恣肆的齐风。蜀文化养育了苏东坡，齐文化成就了苏东坡。

过中秋节，自然少不了吃月饼。月饼的来历有以下几种说法。据《释名·释饮食》：饼，并也，薄餠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沔也，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太平御览·饮食部》《释名》

九八滨老的两则短文

李培禹



▲自画像

九十八岁还不死，难逃不断被核酸。李滨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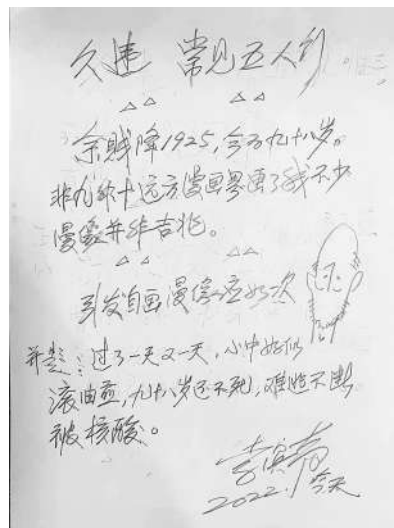
2022.今天
我解释一下标题，“五人行”是指华静、剑钧、俊峰、凤秋和我五位作家的“周末散文五人行”微信公众号。滨老“常见”，令我们五人感动。一看滨老的“自画像”，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滨老愁眉不展的样子太有意思啦！老人家的气度、宽容，与人为善，使我想起一件事：有一年春节前，我突然接到滨老发来的短信：“各位亲朋好友，我在呢。近

日央视戏曲频道播出的一档节目，把我说成已故了，有人来电话欲言又止，有老友要登门表示哀悼。怕麻烦各位，特告一声：人在呢。李滨声”。后来，央视和剧组的制片人郑重地抱着大花篮登门道歉。那场景我是听朋友转述的。滨老没想到有人来道歉，兴师动众的一千人进屋了，有位先生见到滨老二话不说，扑通一下跪下了，滨老吓一跳。弄明白怎么回事后，滨老赶紧安慰来人，诙谐地说：“不用道歉，早晚的事儿。你们这架势，我还以为拜师的来了呢。”

滨老的第二篇短文——今年是《北京日报》创刊70周年。有几个故事挺有意思：创刊初期编采骨干均为原《新民报》旧人，并由资深的左笑鸿主持新闻业务培训班培训后继。几年后因工作需要，凡原《新民报》的均调北京出版社。铅火年代，“大”字上多出一“点”，责任人被看守。工友傅再生反映到社长范瑾，范瑾拍桌子说：“不要追查他了！”救了一命。
平大明来自延安，为北京解放后首任文联秘书长。1955年调北京日报文艺部。1957年因给从维熙“通风报信”被划右派，结果最惨。“文革”被遣回乡四川，档案丢失，始终无法恢复党籍，遗憾而终。
梁少军，地下党员，解放前打入旧公安局做策反工作。1950年，王府井发生重大血腥命案，很快破案了(当时梁少军尚未调报社工作，亲见亲闻)。1957年报社同事揭发他曾说过“那些老侦缉队真

有一套”，仅此，别无右派言论，仍被划为右派，未久遇车祸而终。
报社有一副社长，主管文艺部兼出版社，曾为报社赚笔大钱，可惜社会反映不良，并有顺口溜传世：“此书发得挺普遍，北京日报报钱赚。姑娘看了要惊场，哥们看了长经验。”这位副社长还擅长书法，还求知若渴，不止一次问别人：“八大山人都是哪几个人？”
滨老的记忆，有褒有贬，可算作北京日报社社史的补充吧！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



▲李滨声先生手记

域外话中秋

蔡德贵

“月饼”一词，也见于南宋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那时，它也只是像菱花饼一样的饼形食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
也有人主张，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那时，人民不堪忍受元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人马准备起义。但元朝廷搜查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基便想出一计，命令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派人分头传送，通知部下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很快就攻下元大都，朱元璋非常高兴，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将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从此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流传开来。
明朝万历年间刘若愚所编写的《酌中志》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馈赠。西苑鹿藕。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候月上焚香后，即大肆饮咬，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饼，仍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至岁暮合家分用之，曰“团圆饼”也。



秋·实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华夏